晉書卷二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五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黃帝皁衣纁裳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舍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頳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鞙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

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逾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鞈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賓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鉤膺鞗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淪亡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翫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彰鷸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皁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六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除棄六冕以袀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

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至於成帝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揚雄所謂彉天狼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軔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周官禮記更服衮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儐略而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黃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

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爲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爲櫝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繞之爲輿倚較較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箭鸞雀立衡櫝文畫轅及轓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橑朱橑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鵾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鵾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槖而施之棨戟韜以黼繡上爲弛

字繫大蛙蟆蟠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爲左纛轅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採而能自曲

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爲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斿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卽戎兵事亦以賜四鎮諸侯木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藩國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並以黃金爲文髦揷以翟尾象鹿而鏤錫錫在馬面所謂當顱者也金鋈而方鈍金鋈謂以金鋈爲文鈍以鐵爲之其大三寸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貫中以翟尾而結著之也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繁纓馬飾纓馬膺前在如索帶五路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鉤膺玉瓖鉤膺卽繁纓也瓖馬帶玦名也龍輈華轙輈車轅也頭爲龍象轙謂車衡上環受鸞者也朱幩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以爲飾也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爲五時車俗

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旂安車則邪注駕馬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鬣尾左右騑驂金叚鏤錫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爲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纏不舒所謂德車結旌也天子親戎則舒謂武車綏旌也

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於軾上魏景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則建大白行殷之時也泰始二年有司奏宜如有虞遵唐故事皆用前代正朔服色其金根耕根車並以建赤旗帝從之

輦按自漢以來爲人君之乘魏晉御小出即乘之

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旂幢翳置弩於軾上其建矛麾悉斜注

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輞漫輪繆龍繞之一名闟戟車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名蹋獸車記云國君不乘奇車奇車亦獵車也古天子獵則乘木輅後人代以獵車也

遊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

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爲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輕車駕二古之獸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麾幢置弩箙於軾上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戰士載以次屬車

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爲先啓之乘

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

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兎箱漆畫輪軛武帝時護軍羊琇輒乘羊車司隸劉毅糾劾其罪

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

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爲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
屬車一曰副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漢因秦制大駕屬
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爲行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之省
中屬車皆皁蓋朱裏云
御衣車御書車御軺車御藥車皆駕牛陽遂四望總牕
皁輪小形車駕牛
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
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元
正大會駕象入庭

中朝大駕鹵簿
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
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侯二人駕一分左右也
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
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次正二人引
次洛陽令皁車駕一中道
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
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
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
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

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

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八人

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

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

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

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

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

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一

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

次西東賊倉戶等曹屬並駕一引從

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

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

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

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四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

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黃門麾騎中道

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伏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

次九尺楯

次弓矢次弩並熊渠伏飛督領之

次司南車駕駟中道　護駕御史騎夾左右

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

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
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
次雲罕車駕駟中道
次闟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
次皮軒車駕駟中道
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
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
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
次相風中道
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

六行外大戟楯二行
次九尺楯
次刀楯
次弓矢
次弩
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
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
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
次高蓋中道左畢右罕
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
次華蓋中道
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

各四行
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
中校尉一行
次檉鼓中道
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
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
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
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椎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
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
行

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將車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
中將軍持鑿牘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
右三十二行
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
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
次相風中道
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
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
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
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

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
次青立車　次青安車
次赤立車　次赤安車
次黃立車　次黃安車
次白立車　次白安車
次黑立車　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
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車邪拖之
次蹋猪車駕駟中道無旗
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佽飛督右
次御軺車　次御四望車

次御衣車　次御書車
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
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
又尚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
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
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駕
次豹尾車駕一　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
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
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

次流蘇馬六十匹
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等並騎各一人
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
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
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
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
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

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郎十人朱衣
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
次後軍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
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
次領護驍騎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鞦角金鼓鈴下

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幟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

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

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鞾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鞾角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矟

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鞾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旒畫降龍青蓋金華蚤二十八枚黑槨文畫轓文輈黃金塗五采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耳

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騑

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

皁輪車駕駟牛形制猶如犢車但皁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特加之

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形制如皁輪

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有勲德者特給之
通幔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幔通覆車上也諸
王三公並乘之
諸公給朝車駕四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皁輪犢車各
一乘自祭酒掾屬以下及令史皆皁零辟朝服其武官
公又別給大車
特進及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以下諸大將軍不開府非
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軺車施耳後戸一乘
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明
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前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騑他
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
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黑
緇皁繒蓋
公旗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降龍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銅五采駕二中二千
石以上右騑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車轓長六尺下屈廣
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丈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
示不敢自滿也
王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旟旂七旒其封侯
之世子五旒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軺車給劒得入殿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

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舊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乘大使車他出乘安車也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赤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從騶騎四十人又別有小使車赤轂皁蓋追捕考校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軛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爲傳乘

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世貴輜軿而賤軺車魏晉重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並皁輪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戶漆轂輪其中書監令如僕射侍中黃門散騎初拜及謁陵廟亦得乘之

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輅青帷裳雲櫨畫轅黃金塗五采蓋瓜施金華駕三左右騑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櫨畫輈黃金塗五采駕三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皇后先蠶乘油畫

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副又金薄石山輧紫絳罽輧車皆駕三騩馬爲副女旄頭十二人持棨戟二人共載安車儷駕女尚輦十二人乘輜車儷駕女長御八人乘安車儷駕三夫人油騈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駕節畫輧三夫人助蠶乘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輧車九嬪世婦乘輧車駕三長公主赤罽輧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輧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路以紫絳罽輧車駕三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路安車駕三

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皁交路安車駕三

諸侯監國世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皁交路安車儷駕

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右騑皁交路皁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朝車止乘漆布輜輧銅五采而已

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駕三皁交路封縣鄉君油輧車駕兩馬右騑

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一

皆即古金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事則權飾餘車以周用六師親征則用戎路去其蓋而乘之屬車但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飾青交路黃金塗五采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軺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六馬之乘五路皆駕四而已同用黑是爲玄牡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竪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義蓋取其負重致遠安而穩也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乃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釋奠制曰今草創未有高車可乘安車也太元中東宮建乘路有青赤旂致疑徐邈議太子既不備五路赤旂宜省漢制太子鸞路皆以安車爲名自晉過江禮儀疎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惟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納侯王而安帝爲皇太子乘

石山安車制如金路義不經見事無所出
中宮初建及祀先蠶皆用法駕太僕妻御大將軍妻參
乘侍中妻陪乘丹陽尹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各乘
其夫車服多以宮人權領其職
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
各有等差及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舊法掃地
盡矣漢承秦弊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及中
興後明帝乃始採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還備衮
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
夏侯氏說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服侍祠天地明
堂皆冠旒冕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天子備十二章三
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具五采
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
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晉受命遵而無改
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
冕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二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
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爲纓無緌佩白玉
垂珠黃大旒綬黃赤縹紺四采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
四幅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
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

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爲鞶絳袴袜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袜黑舄其臨軒亦袞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袍皁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單衣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晉初仍舊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璇珠從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却乃直下鐵爲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

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以下七章

遠遊冠傅玄云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筩橫于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帝之兄弟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爲緌綴以白珠其餘但青絲而已

緇布冠蔡邕云即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加幘顏其一剌上而方下

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皁絹爲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爲之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祕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膳爲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爲名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云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而服焉漢幸臣閎儒爲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

侍則加金鐺附蟬爲飾插以貂毛黃金爲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爲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應劭漢官云說者以爲金取剛强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清口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柔縟又以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則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金則貴其寶瑩於義亦有所取或以爲北土多寒胡人常以貂皮溫額後世效此遂以附冠漢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黃貂各附服色所尚也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制似通天頂直豎不斜却無山述展筩高山者詩云高山仰止取其矜莊賓遠者也中外官謁者謁者僕射所服胡廣曰高山齊王冠也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近臣應劭曰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漢官儀云乘輿冠高山之冠飛翮之纓然則天子亦有時服焉傅子曰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遊故改令卑下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縰爲展筩鐵爲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或謂獬豸神羊能觸邪佞異物志云北荒之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別曲直見人鬬觸不直者聞人爭

昨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廣曰春秋左氏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卽楚冠秦滅楚以其冠服賜執法臣也

長冠一名齊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爲之間如版以竹爲裏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爲此冠其世因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鵲尾冠非也救日蝕則服長冠而祠宗廟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後世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原憲所冠華冠是也又春秋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鷸冠謂建華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漢高命舞樂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進賢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爲之漢天子八佾五行樂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此冠不常用漢氏惟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或云掃除從官所服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凡當殿門衛士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冕昔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常持鐵楯闖急乃裂裳苞楯戴以爲冠排入羽營因數羽罪漢王乘間得出後人壯其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衛氏冠前圓吳制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或曰楚莊王復讐冠也

鶡冠加雙鶡尾竪插兩邊鶡鳥名也形類鷄而微黑性果勇其鬬到死乃止上黨貢之趙武靈王以表顯壯士至秦漢猶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

璂象邸玉笄謂之合爲弁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爲璂璂結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邸冠下抵也象骨爲之音帝也天子則縫十二公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

韋弁制似皮弁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

爵弁一名廣冕高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增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翹舞樂人服之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

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始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爲別介幘服文吏平上幘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武威也

漢儀立秋日獵服緗幘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帢按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帢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爲善因而弗改今通以爲慶弔服

巾以葛爲之形如帢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黃爲巾世謂黃巾賊

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纓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帢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帢然則往往士人宴居皆著

帽矣時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劒其後惟朝帶劒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鈕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劒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劒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

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

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惟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服冠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祕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爲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紿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緌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襮皁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劒火珠素首革帶玉鉤燮獸頭鞶囊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脫劒舄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兖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韡采畫織成袞帶金辟邪首紫綠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一赤舄絳袜若講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袜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幘單衣玄服

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四采朱黃縹紺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亦有三梁進賢冠朱衣絳紗襮皁緣中衣表素革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也

公主夫人正嫡世蠶之義自古而然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支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爲

永制皇后鑾鼎翡翠之文蘇非古義少今宜絲鼎青以象
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
夫人貴嬪之章佩于賓玉大綬大帶大佩皆以翡翠
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
嬪銀印青綬佩采瓊玉貴人貴嬪夫人助蠶服純縹爲
上與下皆深衣制太平髻七鑣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
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鑣世婦三鑣助蠶之義自古而然
矣帶與鳥佩山玄玉璲皆以其妃宜
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爵皆絲中衣素素
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
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髻七鑣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
摇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綵
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爲帶玦
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其特
加乃金紫
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
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簪珥入廟佐祭者
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
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晉書卷二十五考證

輿服志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繞之○各本脫繞字今從下獵車重輞漫輪繆龍繞之增正

上爲弛字○臣龍官按弛當作弛但音義作弛是自唐以來相沿久矣

晉書卷二十六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志第十六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艮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爲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

以勗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翫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强鴟夷善發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鳸以耕稼召夏鳶以耘耡秋鳶所以收斂冬鳶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兖豫漆絲之膾燕齊恠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

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恠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晏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翫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

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爲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綾紈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綱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睠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騖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

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迫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刼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飢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

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糇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强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畧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强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遙於宮籞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

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晧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未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羸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饉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麪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賒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强

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祇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衞覬議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澇爲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

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耬犂及不知用水人半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耬犂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舄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

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泄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

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乏主

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爲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漑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

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

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卽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未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墾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

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衺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

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賓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强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宛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宛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

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衞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飢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駿桓彝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皐陶不能使强不陵弱

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爲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

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

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輸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

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井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因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誡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

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求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兢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晉書卷二十七

唐 太宗 文皇帝 御撰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眞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旣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

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殷道絶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化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

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爲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恠是爲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顗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藩八月庾楷爲西藩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荆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橈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騭爲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閤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周易爲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埜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卽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爲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二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

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蓮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弃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沖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

秋齊火災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晧制令詭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劒及二百八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殺太子也干寶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元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闥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

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五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郄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溫强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蠡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

尼及妣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蠡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已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卽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兄弟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吳孫晧時當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爲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晧初遷都武昌尋遷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晧皆冒之此修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
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
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
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
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
則金失其性蓋土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爲
變恠是爲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
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
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
春秋石言于晉爲金石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
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
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
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
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修

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晧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晧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飈起

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弃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爲逆胡所弒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恠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目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

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愼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

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是鑒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勲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饑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沖等吳人賊之應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

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兗豫荊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疎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兗豫荊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苟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荊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荊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

九月荆揚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兖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狠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

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陽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沖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爲兵占是後殷浩桓溫謝尚荀羨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溫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入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

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剋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祆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荊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瘁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郄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没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丙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晢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音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也言濡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

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爲威貌氣毀故有雞禍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

彊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兌在西方爲秋爲金離在南方爲夏爲火坎在北方爲冬爲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禍鼻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禍與常雨同應此

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飈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五胡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忘又嘗因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營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干寶以爲貴者失位降在皁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黙拜於廐中

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爲罰

大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九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城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帢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爲帢毀辱之言也蓋革伐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

按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鍚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修容者急束其髮而劇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恪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三

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褻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

形皆以白篋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没於戎狄内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爲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亨嘉會皆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氈爲絕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戴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氈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絕頭帶身袴口胡既亡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五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璹瑁之屬

爲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贊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紛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傚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鐓住則值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寶以爲夫屩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故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

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

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繐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傳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傳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爲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纔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

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帩者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爲屐者齒皆達褊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叅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至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位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轜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爲雄者屑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雞魂見玘家又天意也

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媼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

慢不肅故有雞禍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簒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蚕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廡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廡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饑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旣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爲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爲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晉書卷二十七